

漫漫何其多

— 著 —



绝地求生

上册

AWMM

— 绝地求生上册 —

◎漫漫何其多 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AWM绝地求生. 上册 / 漫漫何其多著. — 北京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 2019. 5
ISBN 978-7-5699-2959-1

I. ①A… II. ①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32851号

AWM绝地求生. 上册

AWM Juedi QiuSheng.Shangce

作 者 | 漫漫何其多

出 版 人 | 王训海

选题策划 | 紫 总

责任编辑 | 石乃月 王雨沉

封面绘制 | 卡 弗

装帧设计 | 何嘉莹 蓝 瀚

责任印制 | 刘 银

出版发行 |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
邮编:100011 电话:010-64267955 64267677 57735442

印 刷 |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010-69590320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880mm×1230mm 1/32 印 张 | 8 字 数 | 229千字

版 次 | 2019年4月第1版 印 次 |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5699-2959-1

定 价 | 39.8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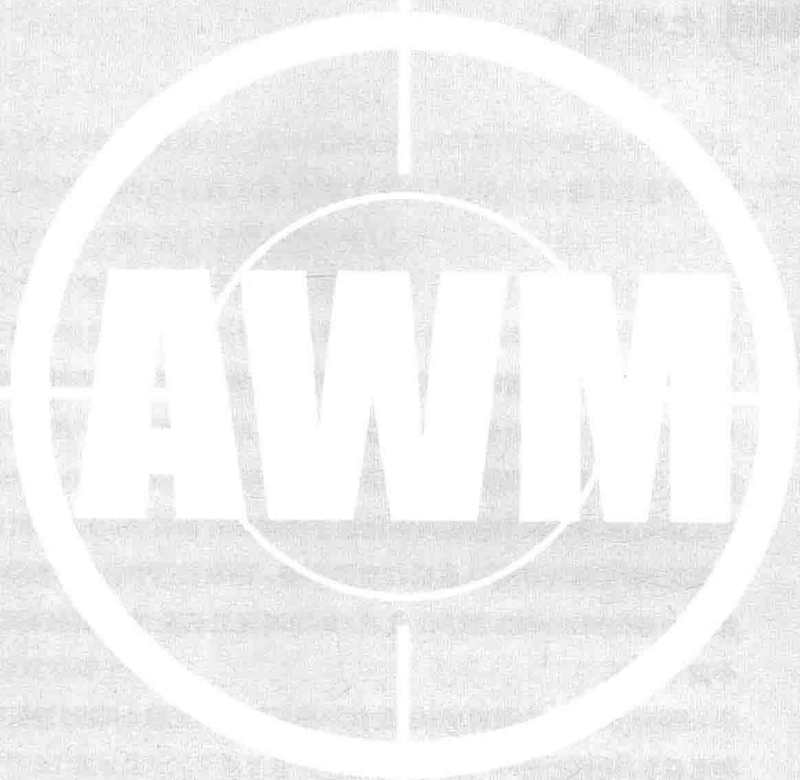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| | | |
|---|------|------|
| ● | 第一章 | /1 |
| ● | 第二章 | /17 |
| ● | 第三章 | /31 |
| ● | 第四章 | /51 |
| ● | 第五章 | /69 |
| ● | 第六章 | /85 |
| ● | 第七章 | /103 |
| ● | 第八章 | /123 |
| ● | 第九章 | /139 |
| ● | 第十章 | /155 |
| ● | 第十一章 | /175 |
| ● | 第十二章 | /195 |
| ● | 第十三章 | /217 |
| ● | 第十四章 | /235 |



第一章



下午两点，魔都HOG俱乐部PUBG分部基地，一队队长披着队服，端着水杯，踩着拖鞋，拖着步子，不紧不慢地下了楼，经过冠军墙——直通三楼的一面墙，其上嵌着数不清的奖杯、奖牌，一多半上刻着一队队长的ID: Drunk。

Drunk，祁醉，现役国内电竞选手明星排行榜首席，原HOG俱乐部CF分部队长，曾连续三年带队出征CF世界联赛，稳拿了三年的世界联赛冠军。在祁醉的恐怖统治时期，欧洲、北美、韩国赛区战队全部挣扎在亚军席上，至今翻不了身。

因为出名早，在役时间长，这些年来祁醉花名无数，祁神、7神、毒舌醉、神之右手、电竞之光……说的都是他。

不过荣誉再多，回到基地里，祁醉也就是个长相帅气的网瘾少年。

二十五岁的大龄网瘾少年站在基地一楼训练室的玻璃墙外，面无表情地拧开水杯，喝了一口温开水。

一楼训练室是青训生和战队二队的队员们训练的地方。这些小孩子平均年龄不到十八岁，心理素质一般，且几乎全是祁醉的死忠粉，对他又敬又畏，余光扫到祁醉在外面，瞬间如芒在背，一个个坐得笔直，敲键盘的声音都隐隐有整齐划一的趋势。

祁醉始终看着一个人，那人背对着祁醉，瘦削的身形被高大的电竞椅挡了个结结实实。站在祁醉的位置，只能看见他纤长的手臂。祁醉看了一会儿，拧好水杯，转身上楼了。

HOG是圈内的豪门俱乐部，PUBG分部更是出了名的财大气粗，战队基地是座连排别墅，坐落在黄浦江边，一共三层，一楼杂七杂八，训练室、休息室、厨房、餐厅，什么都有，二楼是所有队员包括工作人员的宿舍，而结构最好、采光最好的三楼，只供战队一队四人使用。

祁醉上了三楼，径直走进一队专用训练室。训练室里，一队突击位卜那那正在设定下午训练赛的自订服务器。祁醉走到自己的机位前，脱了外套搭在电竞椅上，扫了室内一圈，说：“老凯和浅兮呢？”

老凯、俞浅兮，一队的另外两个队员。

“老凯昨晚复盘咱们昨天的训练赛到早上十点，刚睡下。浅兮他……”卜那那盯着荧幕，边打字边道，“他昨晚做直播了吧？好像播到早上八点，这会儿起不来。”

祁醉蹙眉：“严控直播时长，不能耽误正常训练时间……”

“嗨！规定都是吓唬楼下的小孩的，俞浅兮刚续签了直播合同，正着急吸粉呢。”卜那那是个好脾气的胖子，笑着帮忙打圆场，“他也没闲着，我看他号了，分段保持得挺好的，私下没少练，甭深究了，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，一年光拿代言费就能稳赚千万？”

祁醉还欲再说，卜那那忙岔开话题：“先别说他，你最近一天天干吗呢？整天下楼看什么？我可是听二队队长跟经理打小报告了，说你无端骚扰二队正常训练，跟个教导主任似的，站在人家训练室外面死盯，几个小孩快让你吓出尿频来了。经理刚来找我，让我给您捎句话，离你粉丝们生活远一点，没事儿别总去破坏一楼正常生态圈。”

祁醉笑笑，坐回自己位子上。

“说说，总去看什么呢？”卜那那已把服务器设定好，把密码发给众人后一推桌子，带着转椅滑到祁醉身边，“刚来的那拨青训生里有你认识的？”

祁醉开机，进入自订服务器随手摸了两把枪热身，道：“有。”

“真有？”卜那那挺意外，“谁啊？”

祁醉捡了几个配件装在枪上，一边上子弹一边淡淡道：“于炆。”

“Youth？”卜那那诧异，“我知道他，Youth，本名于炆，挺出名的，连着三个月了吧？一直稳在亚服前十，这个月登顶好几次了，他来咱们这青训我还挺意外的，好像是浅兮招进来的，我看过他的比赛，单排solo是真的强，就是听说脾气不怎么样，好像有点孤僻，二队的人都有点怕他……你怎么认识他的？亲戚？朋友让你照顾的？”



祁醉开了自动射击模式，右手稳稳压枪，一梭子子弹下去，弹孔几乎全固定在了一个位置上。打了两梭子子弹，祁醉放开鼠标，轻轻揉了揉右手手腕，云淡风轻：“不是亲戚……是我原本要招进队的人。”

“你要招进来？”卜那那呆滞了片刻，笑了，“那人家怎么才来？来了也不联系你啊？而且……这什么时候的事？我怎么不知道？”

卜那那是祁醉的老队友了。这些年除了年假那几天，他们几乎无时无刻不绑在一起，朋友圈也几乎重合。卜那那实在想不明白祁醉什么时候认识了于炀。

“去年的事了。”祁醉拧开水杯，喝了一口道，“我去火焰杯做指导那一个月。”

火焰杯是去年国内几家俱乐部合办的训练生线下赛，旨在挑选优秀青训生，吸收电竞新鲜血液，因为祁醉所在的HOG战队从不通过这种海选赛招人，公平起见，索性让他们战队出人来做指导。

祁醉和于炀，就是那一个月认识的。

于炀当时没什么名气，但祁醉一进组就注意到了他。

无他，于炀长得太好看了，混在一群宅男里面，想让人注意不到都难。

当然，祁醉不至于这么肤浅，开始留意他，是因为于炀真的很厉害。

厉害到在线下赛第一天的娱乐表演赛里，险些胜了酒后的祁醉。

祁醉那天被几个赞助商请去吃饭，难敌盛情，喝了两杯。偏偏祁醉酒量差得令人发指，两杯红酒下肚，反应力直线下降，晚上的表演赛里，被于炀压得死死的，不过最后祁醉还是险胜于炀。

再后来……

祁醉懒得回忆了。

“说说啊！”卜那那着急，“为什么现在成陌生人了？有什么恩怨情仇？详细说说，让我开开心心！”

祁醉抬眼看了卜那那一眼，一言难尽：“做个人不好吗？”

“说说，说说。”卜那那是真的好奇，“我一直觉得你这个老畜生已经脱离低级趣味了，可以啊你！鸟悄儿的，背着我们认识了个小朋友？”

“滚……”祁醉躲开卜那那的肥手，“他当时刚成年……就比我小六岁。”

“别岔话。”卜那那不依不饶，兴致勃勃，“怎么认识的？我可听说他那个脾气，怎么说呢……一点就炸，跟个刺猬似的。”

祁醉轻敲键盘，摇头：“那倒没有，熟了以后脾气挺好的，就是容易害臊……”

火焰杯主办方给的福利待遇不错，正值夏日，每天除了各类新鲜水果，晚饭后还给选手们送两个哈根达斯的冰淇淋球。祁醉当时随口说了一句味道不错，从那天开始，于扬每天背着人，把自己的那一份送到祁醉房间里，有天让祁醉撞见了，祁醉还没来得及说话，于扬就满脸通红、慌里慌张地跑了。

“说啊，怎么就成陌路了？”卜那那这个不通人性的死胖子没有任何同情心，兴致盎然地追问，“你不说他脾气好吗？”

“你管呢？”祁醉换了把枪，游戏版本更新，几把常用枪的资料变了，祁醉需要重新练压枪手感，他随口敷衍，“脾气不和，相处不来呗。”

祁老流氓嘴毒又缺德，素质绝对算不上好，但也做不出背后说别人坏话的事儿。

更何况……为什么成陌路，祁醉有点偶像包袱，说不出口。

于扬动态视力超群，意识好，反应快，各种预判精确，在火焰杯比赛里一路畅行。赛后分析上，祁醉毫不吝啬地给了现在想想都有点可笑的夸张评语，就这样，于扬稳拿了那年比赛的第一。

赛后庆功宴上，祁醉趁着于扬还没定下要去哪个俱乐部，背着人，将于扬叫到走廊里，想问他有没有兴趣来自己俱乐部。

那天于扬喝了点酒，脸红扑扑的，招人喜欢得要命。一个月里，两人其实没怎么独处过，祁醉根本没机会跟于扬聊让他进自己战队的事。祁醉一边替酒醉的于扬拍后背，一边把这事儿说了。

也是那会儿，祁醉意识到自己这一个月似乎是让人耍了。

一个月来，祁醉明示暗示过多次，他早就把于扬当自己战队的队友了，没想到……

于扬的脸变得青白，眼神躲闪，和祁醉相握的双手瞬间变得冰凉。祁醉还

没反应过来，于炆就大力推开了他，眼中尽是戒备和惊恐。

于炆的反应太大，祁醉愣了片刻，双手摊开，示意自己不会再动手。

祁醉面无表情，问于炆：“你根本就没想来我们战队？”

祁醉回想方才席间，和于炆接触过的其他俱乐部的人，淡淡道：“有其他俱乐部联系你了？”

于炆脸上满是冷汗，过了好一会儿双眸才有了焦点，恍惚地看着祁醉，似乎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。

半晌，祁醉莞尔：“你天分这么高，这种比赛没我也能过的，没必要勉强自己跟我玩心机。”

于炆茫然地看向祁醉，似乎没听懂祁醉在说什么。

祁醉无意纠缠。他这些年早让人捧习惯了，头一遭这么真心实意地教导谁，没想到让人玩儿了，能保持表面的冷静就不错了。祁醉拿过于炆的手机，当着他的面把自己所有联系方式飞速删除后，把手机丢回于炆怀里，径直走了。

从火焰杯回来后，祁醉带队征战北美，足足打了两个月才回国，几个月后偶然听说于炆一直没签俱乐部，后来又听说他ID正式命名为Youth了，再后来，硬说还有交集的话，就是在PUBG各服的排行榜上相见了。

直接接触是没有，直到上个月，祁醉闲得无聊的时候看战队新招的青训生成绩，意外地看见了这个熟悉的名字。

祁醉是真的想不明白，于炆是把自己想得有多绅士或者多傻，才能这么放心大胆地签到HOG来而不怕自己整他。

祁醉松开鼠标，看向卜那那：“你刚说于炆是浅兮招进来的？”

“是啊。”卜那那点头，“我确定，他俩好像还挺熟的，我见他找过俞浅兮好几次。”

祁醉嗤笑。

卜那那摸不着头脑：“冷笑什么？”

祁醉摇头不语，拿起耳机戴上，轻轻磨牙……

时隔一年，这个小贱人又用同一个剧本黏上俞浅兮了？

那太可惜了，俞浅兮不但不蠢，还一肚子花花肠子，去套路俞浅兮……估

计得让人反吃得渣子都不剩。

祁醉练了一会儿枪，扔了鼠标退出游戏界面，起身道：“练习赛估计又得放一个小时的鸽子，我去休息室。俞浅兮醒了让他来找我，有事。”

战队的休息室有点器材，还有几个跑步机之类的，但电子竞技不存在体力训练，基本就闲置了，久而久之，休息室成了祁队长单独训话的地方。

卜那那一个激灵：“干吗啊？又要训人？！浅兮最近就直播时长长点儿，没干吗吧？”

“甭紧张，不训话，有点事儿想不明白，问问他。”祁醉拿起手机，“我跑会儿步，记得让他过来。”

祁醉进了休息室上了跑步机，非常养生地设定了慢走模式。

祁醉顺便刷了一会儿微博，看了看评论，女友粉们还是在整齐地哭嚎，质问祁醉为什么这么久没直播过了，祁醉挑了个头像可爱的回复了下，退了微博，打开论坛。

“Drunk最近在做什么？我不是瞎了吧？刚看游戏记录，他的号昨天只打了四个小时？前天只打了三个小时？他这是在逗我？”

“亚洲邀请赛的小组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HOG战队俞浅兮整天直播，队长Drunk一天只训练几个小时，他们这是要上天？”

“可以、可以，HOG状态集体下滑，这几个人是想在邀请赛上老老实实低头认韩作爹了？”

“坐等你祁神在釜山跌落神坛，我看这次脑残粉们还怎么洗。”

祁醉挺淡然。一如既往的，论坛首页大半是在喷自己的战队。

人怕出名猪怕壮，祁醉这些年早被喷子们骂得没皮没脸了，人身攻击当饭吃，垃圾话当肾上腺素使，他往下拉了拉，意外地看见了于场的节奏贴。

“劲爆！Youth进HOG了！俱乐部还没官宣，目前场神还在青训队！大胆猜测，Youth会进二队，还是一队替补，还是直接把一队的哪个不务正业的替了？”

祁醉挺感兴趣，刚要点进去看看这个不务正业说的是自己还是俞



浅兮……

“队长？”

俞浅兮敲敲门进来了。他显然是刚起床，头发乱糟糟的，眼珠通红，不住地揉眼睛。

祁醉下了跑步机，半倚半坐在一旁的器械上，他还没开口，俞浅兮先干笑道：“昨天有个粉丝一直刷礼物，砸了好几万，我不好意思那么早下播，就多播了一会儿。”

“没问你这个，一会儿再说。”祁醉轻揉手腕，“你跟于炀怎么认识的？”

“Youth？他……”俞浅兮结巴了下，“他挺出名的啊，两个赛季一直在排行榜上挂着……我看他ID前面没挂战队名字，于是就加了他好友，就认识了。”

祁醉看着俞浅兮一笑：“你招他来咱们战队的？你什么时候连经理的活儿也揽了？”

“没、没。他知道我是谁以后，自己跟我说的，说想来咱们战队。”俞浅兮让祁醉看得浑身发毛，眼神躲闪，“过后我就跟小旭哥说了，他们联系的。”

小旭哥，贺小旭，就是HOG战队的经理。

“他……自己要求来咱们这儿的……”祁醉讷讷地重复了一遍，抬眸，“行，没事了。”

俞浅兮松了一口气，正要走，祁醉又道：“你直播的事我不管，但下次正常训练赛时间里不能迟到，再迟到一次，按违纪处理。”

俞浅兮短暂地皱了皱眉，随即尴尬笑笑，答应着出去了。

今天的训练赛马上就开始了，祁醉拿起手机，跟着也出了休息室。

休息室在二楼，是整个战队公用的，回三楼的时候，祁醉脚步一顿。

二楼楼道口的窗台前，于炀正在低头吸烟。

HOG战队基地很大，毕竟要容纳下队员、经理、教练、资料分析师、心理辅导师、后勤、厨师、司机等二十几个人，且一队、二队训练室和宿舍还不在于一个楼层，所以就算在一个战队也不是低头不见抬头见，说来可笑，于炀进队快一个月了，这还是祁醉第一次再见到他。

于炀比之前又瘦了一点，头发更长了，染成了浅金色，不知是不是因为叛逆

期还没过，细看一下，里面还挑染了几绺奶奶灰。

于炆听到脚步声，转过头来一看，愣了。

祁醉看着于炆，想起俞浅兮刚说的——

“他自己跟我说的，想来咱们战队。”

于炆怔怔地看着祁醉，手掌无意识地攥了下，烟头正烫在他手心，祁醉眉头一紧，于炆猛然松手。

于炆大梦初醒一般，尴尬慌张地蹲下身飞速捡起烟头，转身跑了。

祁醉在窗口站了好一会儿，上楼进了训练室。

“快点快点！进组进组，十分钟后开始第一场训练赛。”卜那那摘了耳机叫祁醉，“就差你了，密码发群里了，速度进组。”

祁醉揉了揉眉心，坐到自己的机位上，戴上耳机。

PUBG绝地求生，每场游戏有百名玩家一起参与，初始每个玩家都没有任何装备，大家同时在飞机上沿着同一航线出发，中途根据自己想去位置，可随时跳伞离开。

武器、防具和药品等随机刷新在地图的各处，落地后即可拾取。在四排模式中，整个地图分散着二十支队伍。各组之间相互拼杀，不用担心地图过大遇不到彼此，绝地大陆内会随机刷新安全区域，非安全区域内出毒，玩家角色会持续掉血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安全区域会不断缩小，玩家根据毒圈不断转移位置，随之交火，减员，不断减员。一场游戏会在地图中只剩同一支队伍的玩家时结束。

最后活下来的这一队就是这场比赛的胜利者。

今天的训练赛就是四排赛。因为绝地一场比赛要求人数过多，所以每次训练赛基本都是十几个战队一起来，像HOG这种豪门战队则是二队甚至青训队都能上。

“今天还行，一共八十七个人。”游戏开始，卜那那抬头看了一眼本场比赛人数，问，“跳哪儿？”

祁醉是一队的队长，也是指挥，每场游戏开始都需要他根据航线判定跳伞位置。

祁醉扫了一眼航线：“机场。”

卜那那啧啧了两声：“可以啊我的祁哥，今天火气这么旺吗？”

机场物资丰富，但地形复杂，跳落人数多，落地就要开始干枪。除非是鱼塘局，不然一队四个人甚少能全员满编地从机场走出来，故而谨慎些的队伍基本不会跳机场。

“跳。”祁醉在地图上随手标了个点，“搜完看圈，我盯观测站，老凯看情况屯油。”

“N港去人了……一、二、三，三个人……”老凯落地，“一队，机场也跳了一队。”

卜那那叹气：“这个航线去上城区不好吗？非要来惹你祁爸爸不可。”

“速度清机场这一队。”祁醉心情欠佳，懒得跟卜那那逗贫。他速度落地，捡了把喷子一边上子弹一边跟一个人绕窗户，“打完机场这队看圈，刷上面就去桥上收过路费，卡N港那一队。”

祁醉一喷子把跟他贴脸的人放倒了，系统公告：

“HOG-Drunk使用S1897击倒了Wolves-Baoliu”

Wolves，祁醉打倒的是群狼战队的。

祁醉没把这人补死，上了子弹绕回走廊。

游戏机制，在还有队友存活的情况下，玩家倒地不会立即死亡，短暂时间内还活着的队友可以将倒地队友扶起重新参与战斗。

祁醉绕到墙后卡了个视角，钓鱼执法，果然不多时就听见了其他人的脚步声……刚才被击倒的人的队友来了。

祁醉预判了下时间，在敌方队友扶起刚才被打倒的Baoliu时，绕过墙把两人都结果了。

“HOG-Drunk使用S1897杀死了Wolves-Baoliu”

“HOG-Drunk使用S1897杀死了Wolves-Star”

群狼战队剩下两个人被卜那那和老凯杀了，机场彻底清干净，四人迅速搜完物资，分好装备后看了下地图，安全区果然刷新在了上面的Y城。

卜那那：“快快，找辆车去东面大桥堵N港的那一队。”

老凯开车，上了东大桥后将车停好。四人拿桥上的废车当掩体，架上枪等N港的人来。

“那那盯桥底，N港也刷船，他们可能开船过来。”祁醉开镜看了一眼，“我盯桥头。”

卜那那懒洋洋地答应着，等了两分钟后百无聊赖：“N港的人怎么这么慢？要不先走？我这场还没拿人头呢。”

“卡着半天了，现在走就是让N港的当靶子了。”祁醉其实比卜那那还烦，从刚才到现在他的心思始终就没在游戏上，翻来覆去……脑子里全是于炀。

祁醉没吸过烟，他不清楚烟头有多烫。

像刚才那样……被烟头蹭了一下，应该会烫伤吧？

他烫在右手手心了，正好是握鼠标的位置。

那他这会儿……

“哎！”卜那那突然高声道，“祁哥！说好了你看桥头呢？！”

祁醉扫了桥头一眼，N港那队人没开车也没开船，已经摸到桥头的掩体后了！

“我的错。”祁醉主动背锅，往右撤找掩体，他开镜看了一眼，“S方向1……”

祁醉开镜的一瞬间里，让对面抓了个空子，被人三枪爆头。

系统公告：“HOG-Youth使用mini14击倒了HOG-Drunk”

祁醉一怔，失笑。

冤家路窄。

跳N港的那一队居然是于炀的队伍。

游戏里，玩家只有在击倒敌方玩家或者被击倒的时候，才能通过系统公告知道对方的ID。

祁醉身边没有掩体，一个失误，已经让于炀卡死位置了。

但失误的似乎不止祁醉一个，大好时机，对面于炀竟收了枪，生生呆在那里，几秒钟一枪不发，没把祁醉补死。

“祁哥往右靠一点。”

老凯放了烟幕弹，把车开出来当掩体挡在祁醉前面，下车把祁醉扶了起来。

祁醉起身打药回血，卜那那不明白：“这半天没把你打死，对面等什么呢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祁醉淡淡道，“等死吧。”

祁醉刚才是一时失神，和正常状态的祁醉对枪，于炀还是对不过的。

祁醉打满状态，都没开镜，起身拿SCAR-L对着于炀的位置一顿腰射，果不其然于炀往掩体后躲了一下。祁醉卡了那一秒换子弹，开镜甩狙，一枪打在于炀头上。

“HOG-Drunk使用98K击倒了HOG-Youth”

祁醉没有丝毫犹豫，干净利索地上了子弹又一枪补上去。

“HOG-Drunk使用98K杀死了HOG-Youth”

基地一楼训练室，于炀的游戏界面瞬间变成了黑白。他呆呆地看了一会儿屏幕，放下鼠标，摘了耳机。

于炀低头往自己右手掌心轻轻吹气，不知是不是掌心的烫伤太疼了，于炀吹了几下，眼眶渐渐红了。

练习赛从下午三点一直打到晚上九点，祁醉这队的综合成绩还是第一，但第一局祁醉出了重大失误，后面几场俞浅兮更是状态差到让人没眼看，练习赛结束后一队四个人全部被教练留堂，一场一场地复盘。

教练赖华是HOG上一任队长，退役后转做了教练，平时不苟言笑，在队内颇有威信，就是祁醉也得老实听训。经理贺小旭见气氛不好，不多说些什么，轻手轻脚地下楼，拿了几个饭盒，把几人的晚饭装好送了上来。

职业训练里，复盘是最难熬的一件事。

顺风局就算了，这种状态极差、失误不断、打得稀烂的局，让教练重放录像，放大镜头，恨不得一帧一帧地来分析失误的时候，不亚于公开处刑。俞浅兮原本只是熬夜熬得眼红，这会儿脸、耳朵、脖子都红了。赖华盘一局火气旺一分，最后心态爆炸，将俞浅兮骂了个狗血淋头，顺便叫了贺小旭来，让他把控俞浅兮的直播时长，一天不得再超过四个小时。

“祁醉……”

祁醉一直在埋头吃饭，被点名后抬起头来：“嗯？”

赖华是祁醉的老队长了，祁醉十七岁进HOG，赖华先跟祁醉搭档了五年，退役后又给他做了快三年的教练，说看着祁醉长大的也不为过。

故而祁醉不像别人似的怕他，咽下嘴里的饭，抽了一张纸巾擦擦嘴角，坐端正了一笑：“队长您说。”

“叫我教练……”赖华蹙眉看了祁醉一眼，叹口气，“你继续保持状态，今天这种失误是什么原因自己去想想，及时规避，下次注意。”

“得令。”

祁醉端起盒饭继续吃饭，中间还时不时地喝口汤。

俞浅兮看了祁醉一眼，低头塞了一口白饭。

因为训练赛打得稀烂，赛后复盘一直进行到了晚上十一点，一队正常训练时间是下午两点到深夜两点，下午日常安排是训练赛，晚上吃了饭后是个人组排或队内组排。俞浅兮心情不佳，说要练单排就走了，卜那那和老凯今天要磨合双排，也手牵手地走了，祁醉落了单。

“祁哥！”贺小旭拦着祁醉，无奈道，“你的粉丝们要把咱们战队的官博炸了，不管我发什么微博，评论都是在说你，你晚上没事儿就直播会儿，安抚一下民心好吧？月底咱们战队淘宝店要上新队服了，还指着你的粉丝们给冲销量呢。”

“你有那个闲工夫看微博评论，能不能先去联系一下论坛管理封几个IP？”祁醉心情欠佳，懒得直播，故意岔开话题，“老子日常被带节奏，你们已经习惯了是吧？一群人说我一天只训练三个小时是‘迟早要完’，他们也不想，我要是一天真训练七八个小时……”

祁醉拎起队服披在身上，懒懒地笑道：“那还有别的队的活路吗？”

教练赖华晚走了一步，跟出来正巧听见了这一句，一言难尽地看了祁醉一眼：“要点脸行不行？不训练就直播去！干点正事！一队平均训练时间只有十个小时，就是让你拉低的！二队十四个小时，青训生里面都有十六个小时的！你一天就三四个小时，骂你几句骂亏了？”

“青训生……”祁醉抿了下嘴唇，“谁啊？这么拼？”

“Youth，你赖队长新晋的‘亲儿子’。”贺小旭笑笑，“每天最多睡六个小